

第十六卷 (2015年) 第一册

# 哲學門



总第三十一辑 Vol.16 No.1, 2015  
Beida Journal of Philosophy  
CSSCI 来源期刊 (集刊类)

## 论坛 简帛思想研究

丁四新

从出土材料论《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和来源

曹 峰

从《逸周书》二文看《保训》之“中”的刑书性质

李 锐

《经法》等四篇学派研究重探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哲學門

第十六卷(2015年)第一册



总第三十一辑 Vol.16 No.1, 2015  
Beida Journal of Philosophy  
CSSCI 来源期刊 (集刊类)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门. 总第31辑/王博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301-26683-0

I. ①哲… II. ①王…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5070号

- 书 名 哲学门(总第三十一辑)  
ZHEXUEMEN(ZONGDI31JI)
- 著作责任者 王 博 主编
- 责任编辑 王晨玉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683-0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pkuszw@126.com](mailto:pkuszw@126.com)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 印刷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3印张 340千字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52.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 论坛:简帛思想研究

- 从出土材料论《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和来源…………… 丁四新/1  
 从《逸周书》二文看《保训》之“中”的刑书性质…………… 曹 峰/27  
 《经法》等四篇学派研究重探…………… 李 锐/41

### 论文

#### “*eimi*”与“*being*”通论

- 回应王晓朝教授…………… 王 路/59  
 培根“新工具”的自然哲学基础…………… 夏永红/91  
 西方哲学语境中的马克思实践概念…………… 方 博/113  
 没有脸孔的“人们”

- 海德格尔对“同为主体性”的批判…………… 黄铭惇/137  
 《存在与时间》中的死亡概念…………… 陈 勇/157  
 亨利对《笛卡尔式沉思》中移情难题的分析批评及其

- 基于生命现象学的解决方案…………… 江海全/179  
 具身心智:沟通认知科学与生活世界的桥梁…………… 郝 苑/203  
 复其性之本体

- 王阳明致良知的的时间性维度…………… 盛 珂/217

#### 孔教、理财、儒行

- 陈焕章儒学思想述论…………… 严寿澄/233  
 儒僧:儒释交涉的一个侧面…………… 王 颂/255

## 评论

## 新仁学与儒家价值的现代转化

——兼评陈来先生《仁学本体论》…………… 曾 亦/269

## 哲学与体用

——评陈来教授《仁学本体论》…………… 丁 耘/279

## 新道学开山之作

——评《仁学本体论》…………… 方旭东/295

## 书评

孙宝山:《明清儒学比较研究——黄宗羲与阳明学》…………… 王 涵/321

蒋丽梅:《王弼〈老子注〉研究》…………… 程 旺/326

谢文郁:《自由与生存——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观追踪》…………… 尚文华 337

汤姆·洛克莫尔:《非理性主义——卢卡奇与

马克思主义理性观》…………… 覃诗雅/349

## 书讯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 26

(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 40

(宋)赞宁:《大宋僧史略校注》…………… 58

(明)智旭:《净土十要》…………… 112

[匈]卢卡奇:《审美特性》…………… 136

[美]麦卡锡:《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

十九世纪德国社会理论与古典的古代》…………… 156

[法]保罗·利科:《从文本到行动》…………… 178

[美]阿瑟·O.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 202

[法]阿兰·巴迪欧:《柏拉图的理想国》…………… 268

[法]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论柏拉图的〈政治家篇〉》…………… 357

# Contents

## Forum: Research on Thoughts in Bamboo Slips and Silk

-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the Gua and Yao's Drawing of *Zhouyi*  
in the View of Unearthed Material ..... Ding Sixin/1
- “Zhong” in *Baoxun* in the Light of the  
Two Articles of *Yizhoushu* ..... Cao Feng/27
- A New Research of the School Adscription of the Four Texts of  
*Jingfa* and So On ..... Li rui/41

## Articles

- On “*eimi*” and “being” ..... Wang Lu/59
- The Natural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Bacon's  
“*New Organon*” ..... Xia Yonghong/91
- Marx's Concept of Praxis 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Philosophy ..... Fang Bo/113
- Man without Face:  
Heidegger's Critique of Intersubjectivity ..... Huang Mingdun/137
- The Concept of Death in *Being and Time* ..... Chen Yong/157
- Henry's Analysis and Criticism of the Problem of Empathy in  
*Cartesian Meditations* and His Solution Based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Life ..... Jiang Haiquan/179
- Embodied Mind:  
The Bridge Between Cognitive Science and Life-world ..... Hao Yuan/203
- The Dimension of Temporality of Wang Yangming's the Extension  
of Innate Knowledge (*Zhiliangzhi*) ..... Sheng Ke/217
- Confucian Religion, Economic Principles, and Behavior:  
On Chen Huanzhang's (1881-1933) Thought ..... Yan Shoucheng/233

Clergy-monks: An Aspect of Buddhist-Confucian Intersection ..... Wang Song/255

### Commentaries

The New Learning of Humanity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Value: Comments on Chen Lai's

*Ontology of the Learning of Humanity* ..... Zeng Yi/269

Philosophy and Ti-Yong:

On Prof. Chen Lai's *Ontology of Learning of Humanity* ..... Ding Yun/279

A Starting Work of the School of Neo-Daoxue:

On *Ontology of the Learning of Humanity* ..... Fang Xudong/295

### Book Reviews

Sun Baosha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nfucianism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Wang Han/321

Jiang Limei: On Wang Bi's Commentaries of *Laozi* ..... Cheng Wang/326

Xie Wenyu: Freedom and Existence—A Trace of the Concept of

Freedom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 Shang Wenhua/337

Tom Rockmore: Irrationalism: Lukacs and

the Marxist View of Reason ..... Qin Shiya/349

### Book Information

(Tang) Lu Deming: *Interpretation for the Classics* ..... 26

(Han) He Xiu, (Tang) Xu Yan: *The Note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Gongyang-Annotation of Chunqiu* ..... 40

(Song) Zan Ning: *A Check and Annotation on*

*the Brief History of Monks in Song Dynasty* ..... 58

(Ming) Zhi Xu: *Ten Important Kinds of Books about Sukhavati Sect* ..... 112

Georg Lukács: *Die Eigenart des Asthetischen* ..... 136

George E. McCarthy: *Marx and Aristotle: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Social Theory and Classical Antiquity* ..... 156

Paul Ricoeur: *Du text à l'action: Essais d'herméneutique II* ..... 178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 202

Alain Badiou: *Plato's Republic* ..... 268

Cornelius Castoriadis: *On Plato's "Statesman"* ..... 357

## 从出土材料论《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和来源\*

丁四新\*\*

**提 要:**本文以楚简《筮法》卦例之“一”表示数字“七”等为基础,深入探讨了《周易》卦爻画的构成及其来源问题。易卦可分为本卦和用卦两类,从用卦来看,“数字卦”的概念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不过在经文中,易卦是以本卦的形态书写出来的。本卦及数字卦(用卦)都源自揲著法,五十五数揲著法决定了易卦爻画以六、一(七)为本体,商周易卦、楚简《别卦》和秦简《归藏》即是;五十数揲著法决定了易卦爻画以一(七)、八为本体,这见于楚简本、帛书本和汉简本《周易》。单就《周易》来说,其卦爻画也经历了一次重大变革,爻体从六、一(七)转变为一(七)、八;而出土及今本《周易》的阴阳爻画即由此一(七)、八抽象化和观念化而来。楚简《别卦》、秦简《归藏》和出土、今本《周易》的卦爻画均为阴阳性质;而在此之前,卦爻画置身于天地意识中,经爻一(七)、六可称为天爻和地爻。

**关键词:**清华简 《周易》 《归藏》 数字卦 卦爻画 阴阳 揲著法

早期《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及其来源,三十多年来,一直是相关学界十分关心的重要问题。自张政烺先生提出“数字卦”概念并将《周易》阴阳爻画推

---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代中国哲学新发现综合研究”(11&zd086)阶段性成果,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基金的资助(12JJD750003)。

\*\* 丁四新,1969年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教授。

源为筮数以来<sup>①</sup>,绝大部分学者认同此说,并多有敷衍之作。不过,由于清华简《筮法》的发现<sup>②</sup>,虽然从宏观上仍然可以肯定张先生的意见,但是他的一些具体结论要么应当抛弃,要么需要作出重大的修改了。单就本文主题来说,张先生曾认为《周易》阴阳爻画来源于筮数“一”“六”,现在看来这一具体结论是不正确的;而且,他的论证比较经验化,缺乏《周易》筮法理论的有力支持。而在楚简《筮法》等出土资料的基础上,本文拟就早期《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及其来源问题作出深入的探讨。

## 一 张政烺的相关研究与本文问题的提出

由张政烺提出并由李学勤等先生作进一步讨论的“数字卦问题”,在当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sup>③</sup>不过,现在看来,既往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错误之处,应当得到批评和纠正。针对张先生等的观点,特别是在楚简《筮法》公布后的今天,我们需要严肃地追问:《周易》阴阳爻画“--”“—”的产生,确实是筮数在“一”(一)、“六”(六)上的集中,并最终在此二数之书写形式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吗?

① 1978年12月初,在参加吉林大学中国古文字学术讨论会期间,针对徐锡台《周原出土甲骨文字》所说周原甲骨的“奇字”,张政烺先生在次日发表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讲话。据张先生后来的追述,《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一文的主要内容为:“主要的是推断这些数字都是筮数……周原卜甲上所见数字是一、五、六、七、八……还仿照传统的办法,老阳、少阳都是阳,老阴、少阴都是阴,数字虽多,只是阴阳二爻,在黑板上画出了蒙、蛊、艮、既济四卦。我认为金文中三个数字的是单卦,周原卜甲上六个数字的是重卦。”或:“我认为这些奇字是筮数,六个数目字一组的是重卦,而金文所见三个数目字一组的是单卦。《周易》家一贯认为奇数是阳、偶数是阴,我按照这个习惯把周原甲骨上保存完整的四组数目字用阳爻和阴爻画出为坎下艮上的蒙、巽下艮上的蛊、艮下艮上的艮、离下坎上的既济。奇阳、偶阴是根据习惯来的,传统的《周易》学如此,并没有新的证据,听者也不以为异,总算鼓掌通过了。”(《论易丛稿》,中华书局,2012年,第40—41、60—61页)他后来发表的四篇相关论文,都是以此为为基础的。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原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原载《文史》第24辑,中华书局,1985年)、《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原载《周易纵横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又载《中国哲学》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8年)、《帛书〈六十四卦〉跋》(原载《文物》1984年第3期),载张政烺:《论易丛稿》,第1—25、26—38、39—58、59—72页。

② 见李学勤释文注释:《筮法》,载《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中西书局,2013年,第75—122页。

③ 张政烺、李学勤是研究数字卦问题的两大重镇。张政烺提出了一些最初的重要观点,李学勤则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见张政烺:《论易丛稿》,第1—72页;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第177—301页。

### (一) 张政烺相关研究简述

易卦阴阳爻画是否由“一”“六”筮数变化而来？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关心的问题。概括起来说，张政烺先生认为，易卦阳爻画“—”和阴爻画“--”分别是由筮数“一”(一)、“六”(六)变化而来的。<sup>①</sup> 这个看法一经发表，立即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间虽然曾经李学勤先生的折衷和否定<sup>②</sup>，但是影响依旧巨大，许多学者仍然相信他的论断。

张先生是如何得出他的观点的？首先他尽可能地搜集和总结了那些出土易卦材料。具体说来，他将殷周甲金文(32例)和战国天星观楚简所载上下连书在一起的三位和六位数字组判定为易卦。<sup>③</sup> 易卦又称数字卦。“数字卦”概念的提出，很快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其次，张先生观察到，在这些筮卦中只出现了一、五、六、七、八、九这六个数字，但是没有出现二、三、四这三个数字；而且，前六个数字在出土易卦中出现的次数是不平衡的，其中六、一最多，其次为七、八、五、九。<sup>④</sup> 另外，数字“九”和“七”在筮卦中不是同时出现的，例如扶风卜骨筮卦有“九”字但没有“七”数。<sup>⑤</sup> 张先生还推测了一、六出现次数最多而没有出现二、三、四的原因，认为这是筮人将三向一，二、四向六集中和转化的结果。他具体解释道：“显然是由于一、二、三、三(四)皆积横画为之，容易混乱不清”，于是不用二、三、四这三个字，而向一、六这两个数字集中，即三向一集中，二、四向六集中。<sup>⑥</sup> 这种解释当然属

① 张政烺：《论易丛稿》，第8, 52, 62—64页。

② 李氏曾认为天星观、包山和葛陵楚简上的数字组是阴阳爻画卦，而不是数字。最近，李学勤在整理《筮法》简的基础上，纠正了自己的观点，重新肯定了它们为数字卦的说法，并否定了并列之二卦为本卦与变卦的关系。见李学勤：《周易溯源》，第277—284页；《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文物》2013年第8期。

③ 在殷墟甲文中，还有一种上下连书在一起的四位数字组，张政烺也判断为易卦。不过，他的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广泛承认。见张政烺：《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载《论易丛稿》，第26—38页。

④ 张政烺：《论易丛稿》，第7, 24, 43—44, 61, 63页。

⑤ 同上书，第45, 63页。

⑥ 这一推想，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帛书〈六十四卦〉跋》和《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中都有论述。例如，《易辨》曰：“这次共用了32个卦例，其中筮数出现的次数极不平衡……其中六最多，一次之，二、三、四都是零。这种现象怎么解释？我的看法是一、二、三、三都是积画为之，写在一起不易分辨是几个字、代表哪几个数，所以不能使用，然而这三个数并非不存在，而是筮者运用奇偶的观念当机立断，把二、四写为六，三写为一，所以一和六的数量就多起来了……近几年来，又见到许多古筮的考古资料，总共有百十来个卦例，全无二、三、四这三个字，增强了我的信心。”（见张政烺：《论易丛稿》，第8, 61, 43页）

于推测之辞,不过长期以来学者鲜有质疑。

最后,张先生断定阴阳爻画(“—”“--”)直接源于“一”“六”二数的形变。在《帛书〈六十四卦〉跋》中,张先生是这么说的:“(阜阳汉简《周易》)爻题称九、六,而实际画的却是一、∧,和殷周古筮资料相同……盖阜阳简《周易》所根据的底本早,故在卦画上犹保留古老的形式。这说明当时正是新旧交替的时节,而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上的卦画确是中国最早用阴阳爻写成的,其阴爻作⊥,犹带∧字一分为二的痕迹。”<sup>①</sup>后来在《易辨》一文中,张先生说得更为清楚:“关于阴阳爻的形成问题,我最近在《帛书〈六十四卦〉跋》中作过说明,现在不想多谈,只说两点:一、阳爻形成的标志在读音上,到爻题有初九、用九即已完成。二、阴爻形成的标志在读音上,到∧分裂为两段横画才算完成。安徽阜阳双古堆竹简《周易》和长沙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是现存最早的《易经》,都有爻题,一读为九,不再有数值的意义。∧的读音未变,字形的变化就慢,双古堆竹简尚作∧,保持原形,马王堆帛书作⊥,两画皆从中间落笔,还带∧字一分为二的痕迹。如果没有这样多的考古材料,恐怕谁也想不到阳爻是由一字、阴爻是由六字变来的。到东汉末熹平石经《周易》,阴阳爻都写成极整齐的长短横画(--, —),流行至今。”<sup>②</sup>综合起来,这两段话大抵包括三层意思:其一,张先生肯定了帛本和简本《周易》六十四卦都是用阴阳爻而不是用数字写成的。这既说明了阴阳爻直接源自于数字爻,又说明了易卦爻画的表示法毕竟需要或者在演变的过程中实现了其抽象化的表达。其二,他认为帛本、汉简本《周易》的阴阳爻画都是由筮数“一”“六”演变而成的,二者在形状上比较相近,甚至对于帛书阴爻画作“⊥”,他认为“还带∧字一分为二的痕迹”。其三,根据爻题以九、六为称,他认为阜阳汉简本和马王堆帛书本六十四卦都是阴阳爻卦,而且爻题中的一读为九,不再有数值的意义,而∧的读音未变,其字形的变化因而就慢。

从方法上来看,张政烺先生是通过比拟《周易》理论(知识)系统来完成他关于数字卦问题的一系列论证的。这包括两点。第一,他肯定那些连书在甲金、竹简材料上的三位和六位数字组是所谓筮数,因为易学常识知识告诉我

① 张政烺:《论易丛稿》,第65页。

② 同上书,第52页。

们,具体筮卦必定来源于筮数。而为了更加契合《周易》的筮法,张先生甚至对于这些所谓出土筮数作了四象数(少阴、少阳和老阴、老阳)的断定和分析。<sup>①</sup> 第二,他将这些数字依照奇偶,进而依照奇阳、偶阴的观念作了简化和归类,这样数字卦就可以直接转化和对应《周易》由阴阳爻画组成的六十四卦了。同时,张先生将出土筮数作奇阳阴偶的归类,甚至说“数字虽多,只是阴阳二爻”<sup>②</sup>,乃是借助于传统易学的观念,且以默认数字卦与阴阳爻卦二者间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为基础的。从方法论来看,这是张先生发现“数字卦”及阐明其内涵的两个关键性理论前提。

## (二) 批评及本文问题的提出

从出土易学资料,特别从清华简《筮法》篇来看,张政烺先生提出“数字卦”的概念,这是很恰当的。在《筮法》简中,不但有由一、四、五、六、八、九这六个数字组成的卦例,而且直接就有以爻象说明爻数,或以筮数表示爻象的概念,这说明“数字卦”的概念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吴勇曾否定数字卦的存在<sup>③</sup>,不同意张先生的提法,今天看来是不能成立的。从方法论来看,张先生以三易特别是以《周易》的理论系统为基础来整理和阐明数字卦问题,这也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以奇阳阴偶的观念来简化六个筮数,并进而转化为所谓易卦,这在楚简《筮法》中得到了证实。

不过,对于数字卦问题,尽管张政烺先生居功甚伟,成绩巨大,但是在今天看来,其陋谬之处是不能忽视的。第一,在笔者看来,既往的研究确实没有明确地区分“数字卦”和“易卦”的概念,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易卦”包括两种:一种为具有固定、一般之表现形式(书写形式)的本卦。据《周礼·春官·太卜》,三易经文中的六十四卦即属于此种,这具体见于今本《周易》及秦简《归藏》等文本。另一种即为用卦(占卦),具体见于所谓数字卦。数字卦源于占筮实践,且为其服务。此类易卦的筮数通常具有特别含义,不宜仅作简化的处理。毫无疑问,这两种易卦为体用关系,然而张先生对此缺乏理会,他于是将数字卦与阴阳爻画卦几乎只理解为历时性演变、生成

① 张政烺:《论易丛稿》,第9—11页。

② 同上书,第2、7页。

③ 见吴勇:《从竹简看所谓数字卦问题》,《周易研究》2006年第4期。

关系,进而这影响了他对四象及对《周易》阴阳爻画之数字来源(构成)的判断。

第二,张先生按照《周易》筮法的要求,力图在所举商周筮例中发现所谓四象数,但是他的这一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他自己也曾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前面举的三十二条考古材料所用的数字是一、五、六、七、八,拿它和六、七、八、九相印证,六、七、八这三个数字是相同的,但是一、五和九却不容易调和。我曾试图改造筮仪,未能成功,原因是一到八出现数字太多,一比八数值差异太大,顾此失彼,无法弥缝。”<sup>①</sup>在表面上,张先生所举筮卦包含了“一、五、六、七、八”五个数字,而四象却只有四个数字。后来,他又在出土筮卦中发现了数字“九”。今天,我们在楚简《筮法》中还发现了数字“四”。而这个发现,也使得张先生所谓“由于一、二、三、三(四)皆积横画为之,容易混乱不清”,从而导致三向一、二、四向六集中的说法,露出了致命的破绽。笔者认为,从材料来看,三十二例出土筮卦在数量上还是偏少的,无法充分而实际地说明商周时期的筮法问题。另外,他的论述缺乏像楚简《筮法》这类理论文献的支撑,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堕入十分严重的经验论证和过度的观点猜测之中。从方法论来看,张先生依据《周易》系统按图索骥,试图从殷周筮卦材料中也寻找出由六、七、八、九构成的四象数,这一举措近似于刻舟求剑,其结果很可能远离历史的实际。事实上,筮数或四象数的不同,乃是由揲著法的不同决定的。

第三,既然张先生的集中说(即筮数三向一、二、四向六的集中)本为臆测,那么其所谓阴阳爻画由数字一、六演变而来的观点,也就变得令人难以置信。使人感到更为不安的是张先生对于《周易》爻题九、六与爻画一、八之关系的理解,特别是他将爻画“一”读作九;而在笔者看来,《周易》爻题九、六的设置,乃是为了指示爻性的刚柔和阴阳,而不是为了说明爻画“一”应当直接读作九,“八”应当直接读作六。而为了论证易卦阴阳爻画出自一、六(书写形状)的观点,张先生面对帛书本的阴爻画作“⚋”,竟然颇为大胆地认为它是由“八”从中间落笔断开、一分为二的结果;后来他知道阜阳汉简阴爻作“八”字

<sup>①</sup> 张政烺:《论易丛稿》,第9页。

形,依然如此作解释<sup>①</sup>,这就有点固执己见,十分生硬地更改材料了!实际上,不但帛书本、阜阳汉简《周易》阴爻画作“八”字形,而且上博楚竹书《周易》亦作“八”字形,在上下约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都保持了其一贯性。不但如此,而且清华简《筮法》更有惊人的发现,卦例中的经爻(爻体)“”其实不是表示数字“一”,而是表示数字“七”。或者说,《筮法》简的爻画“一”其实表示数字“七”(引证见后)。依此推论,如果出土易卦中的所谓数字“一”均表示“七”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抛弃张先生的相关论断,而重新思考易卦阴阳爻画的构成及其来源问题。顺便指出,李学勤曾根据有无数字“七”出现,将商周的揲蓍法分为甲、乙两类<sup>②</sup>,现在看来这种划分也存在疑问。

总之,张政烺先生提出了数字卦的概念,并思考了《周易》阴阳爻画的来源问题,虽然他的研究极富启示,但是由于资料的不足和误用,及在方法论上的考虑不周,导致他对与筮数及其与爻形之关系的认识,存在着严重或根本性的错误。筮数本源于筮法,具体与揲蓍法密切相关。如果清华简《筮法》所谓数字“一”表示“七”的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筮法》简本身的经爻就是由六、七两个数字构成的,而《周易》阴阳爻画则是由七、八这两个数字构成的,只不过后来它们作了观念上的转化而已。简言之,鉴于目前数字卦问题疑窦丛生及楚简《筮法》等提供的新材料,早期易卦爻画的性质及其来源问题,仍是今天需要着力加以追问和探讨的。

## 二 从出土材料看《周易》卦爻画的性质

在讨论相关问题之前,先就《周易》(包括《归藏》)卦爻画的“性质”“构成”和“来源”三个概念稍作辨析。“构成”,乃就组成卦爻画的形状而言,不过常常兼摄“性质”和“来源”两个概念。而“性质”和“来源”则皆以“构成”概念为前提,前一概念是就卦爻画的构成特征及其思想、价值倾向而言的,而后一

① 在写作《易辨》时,张先生已知道阜阳汉简的阴爻画作“八”字形,但仍然维护它是由“八”字分裂的结果。《易辨》曰:“听有的同志说阜阳简的阴爻是八……阜阳简的阴爻显然不如此,它只可能是已经分裂的八字。”(见《论易丛稿》,第53页)

② 李学勤:《周易溯源》,第231页。

概念是就卦爻画的先后生成关系而言的,且往往与历史的因素相关。如说《周易》的阴爻画是由“--”构成的,“--”表示表示爻画,其性质为阴为柔,现在又知道它来源于筮数“八”,或者说它是由数字“八”变化来的,这样我们就将这三个概念区别开来了。

自张政烺先生提出“数字卦”概念之后,大家对于易卦的构成无非持数字说和阴阳爻画说。

首先,可以确定,今本《周易》的卦画是由阴阳爻画构成的,其阳爻作“—”,阴爻作“--”;由此上推,大家普遍认为上博楚竹书本、马王堆帛书本和阜阳汉简本《周易》也都是由阴阳爻画构成的,即使是提出“数字卦”概念的张政烺先生也是如此认为的。这三个出土本子的阳爻画均作“—”,而阴爻画,帛书本作“⊥”,楚竹书本、汉简本作“∧”<sup>①</sup>,均像“八”字形。秦简《归藏》有所不同,其阳爻作“—”,与出土《周易》同,但是其阴爻作“∧”<sup>②</sup>,像“六”字形,与出土《周易》不同。笔者认为,至迟自战国中期开始,《周易》与《归藏》的卦爻画即各成系统,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阴爻画上,《周易》作“八”字形,而《归藏》作“六”字形。张政烺曾据汉简本《周易》作“∧”的错误信息,而将这种符号看作《周易》阴爻画的一般形式,从而推定其来源于数字“六”,进而将帛书本《周易》的阴爻画“⊥”(像“八”字形)强行断定为“∧”的变体。<sup>③</sup>这是错误的。对此,李零后来专门作了纠正,他说《周易》的“阳爻是源于‘一’,阴爻是源于‘八’”<sup>④</sup>,但是殊为可惜,张氏至死并未改变其观点。

其次,不但出土《周易》诸本的爻画属于阴阳性质,而且秦简《归藏》和清

① 三本卦画,分别见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壹)》,中华书局,2014年,第3—13页;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44页;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70页。

② 秦简《归藏》卦画,见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载北京大学等主办:《新出简帛研究——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③ 张政烺说:“双古堆竹简尚作∧,保持原形,马王堆帛书作⊥,两画皆从中间落笔,还带∧字一分为二的痕迹。如果没有这样多的考古材料,恐怕谁也想不到阳爻是由一字、阴爻是由六字变来的。”(见张政烺:《论易丛稿》,第52页)

④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58页。在《中国方术续考》中,李零说:“《周易》古本有马王堆帛书本和双古堆竹简本,两种都是西汉早期的写本,其卦画阳爻作‘一’,阴爻作‘八’,年代更晚于上述材料。”(见《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09页)

华简《别卦》(包括《筮法》的三位卦)的爻画也属于阴阳性质,前者作“—”“八”(或“ㄩ”),后者作“—”“^”。而如何论证它们属于所谓阴阳爻画,这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关于出土《周易》卦爻画的性质,曾有三种意见。第一种将其认定为阴阳爻画性质,不过它们都源于所谓数字,这是张政烺先生的看法。李零等大多数学者同意这一看法。<sup>①</sup>第二种认为这两种爻画都属于阴阳性质,且其原形与今本《周易》并无不同,这是金景芳、李学勤先生的意见。金先生说:“(马王堆帛书、双古堆竹简)都是《易》的卦画,而不是用数目字记爻。”李先生说:“其阴爻之所以作那样的形状,只是由于竹简或者帛书上的竹栏很窄,如作中间断开的直线,易于模糊混淆,从而有所变通,和数字恐无联系。”<sup>②</sup>个别人则认为,一直到汉初,《周易》卦爻画仍是数字,而不属于阴阳性质。<sup>③</sup>这是第三种。现在看来,张先生的看法最为接近实际。不过,由于楚竹书本的发现,《周易》卦爻画具备阴阳性质应当上推至战国中期。笔者之所以如此下判断,不仅因为在《周易》文本中七、八被当作两种爻画,九、六被当作爻题来使用,而且因为现在拥有更为直接而明确的证据。其一,帛书《衷》篇云“曲句焉柔,正直焉刚”,可见帛书的作者是从爻形——阴爻(柔爻)“曲句”、阳爻(刚爻)“正直”,而不是从数字的角度来理解卦爻画的。<sup>④</sup>其二,《周易·同人》九五爻、《困》九五爻《象传》俱曰“以中直也”,两“直”字均就爻形而言。其三,在出土文献中,除了帛书《衷》篇云“《易》之义萃阴与阳”之外,《晋书·束皙传》云汲冢竹书有《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而楚简《筮法·得》有“作于阳,入于阴”的说法,这说明在战国中期卦爻画可以被阴阳观念化的。将这些证据综合起来,笔者完全可以断定楚竹书《周易》的爻画已是阴阳性质,而不是单纯的数字。在此,我们应当将卦爻画的性质与其数字来源适当作区分。进而,《周易》卦爻画的阴阳化是从何时开始的呢?目前看来,《周易》卦爻画的阴阳化不可能早至春秋时期,因为一者阴阳观念在彼时尚未广泛流行,进入占筮领域;二者《左传》《国语》筮例均以

① 李零:《中国方术续考》,第312页。

② 金景芳:《学易四种》,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96页;李学勤:《周易溯源》,第327页。

③ 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第90、95页。

④ 这个理由,笔者曾经指出过。见丁四新:《〈易传〉类帛书札记十六则》,载《玄圃斋艾》,中华书局,2009年,第211—213页。该文有论述不当之处,当据本文改正。